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 / [俄]加夫里科夫著；高增训，陈新华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11

ISBN 978-7-80173-709-0

I. 切… II. ①加… ②高… ③陈… III. ①格瓦拉 (1928~1967) — 生平事迹 IV. 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9368 号

©Вече, 2003 г.

©Ю. П. Гавриков, 2003 г.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7-1857 号

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

作 者 [俄]尤里·加夫里科夫
译 者 高增训等
策划编辑 陈 元 金治军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美术编辑 张红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6 开
19 印张 2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09-0
定 价 2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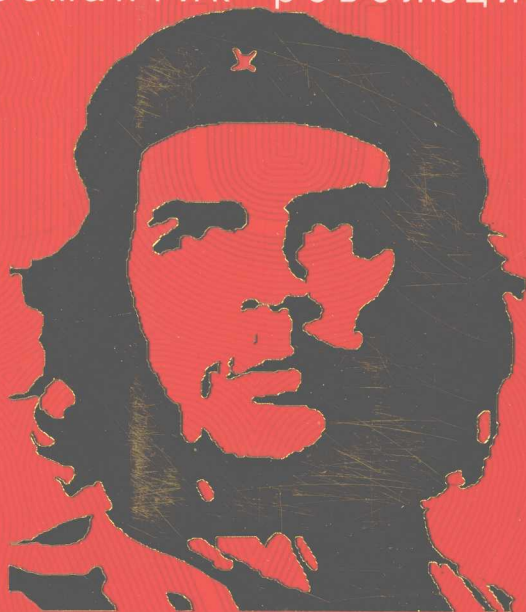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他的叛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切·格瓦拉

Че Гевар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омантик революции



未公开的档案

〔俄〕尤里·加夫里科夫 著 高增训 陈新华 译
秦岳 陈琦 校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切·格瓦拉

未·公·开·的·档·案

- 我永远喜欢理想，只要子弹不阻挡，我永远也不停止它……
——切·格瓦拉
- 一个游击队员，最大的快乐就是战斗，这是生活的最高层次。
——切·格瓦拉
- 我的使命有一种宿命感，让我从所有的恐惧中解脱。
——切·格瓦拉
- 当我们要表达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时，我们可以革命家的精神热烈地说出，就是要他们成为像切一样的人。
——卡斯特罗
- 他纯洁而坚强……是最不易腐蚀的人。
——法国作家德布雷《切的游击战》
- 格瓦拉是三人执政中最引人注目和危险的一位。他脸上充满着使许多妇女为之动心的带有伤感的微笑，他用冷静的头脑、超凡的能力、过人的智力以及幽默的情绪领导着古巴。
——《时代》周刊
- 格瓦拉的模样很像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他言行诙谐，具有阿根廷人好挑逗的幽默感。他光着上身来回走动，好像是在自我陶醉。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他喜欢抽烟斗，也爱喝马黛茶。他像一位运动员，但又是哮喘病患者。他常读斯大林和波德莱尔的著作，不断在诗歌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卡洛斯·弗朗基《十二名人传》

Sinoread
國文潤華

建议陈列类别：传记·历史

ISBN 978-7-80173-709-0



9 787801 737090 >

定价：29.80元

切·格瓦拉

Че Гевар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оман. Юции



未公开的档案

〔俄〕尤里·加夫里科夫/著 高增训 陈新华/译
秦岳 陈琦/校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永远喜欢理想。只要子弹不阻挡，我将永不停止……

——切·格瓦拉

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的完人。

——法国作家保·萨特

前言

1963年年底，当我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任参赞时，苏联著名拉美学者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利耶维奇（拉弗列茨基）访问古巴，为自己《古巴的文化革命》一书搜集资料。在我的帮助下，他会晤了古巴许多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动家，但非常想会晤革命领导人之一埃内斯托·格瓦拉。尽管我知道部长很忙，但仍然想……

“尤里（加夫里科夫的名字。——译者注），非常遗憾，我很忙。”他以自己固有的坦率说。

“少校（古巴起义军最高军衔。——作者注），”我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王牌”，“他不仅是学者，还是非常风趣的人和交谈者，前驻拉美国家间谍……”

格瓦拉沉默了（看来他在考虑自己的日程），随后很快又说：“明天晚上12点，我等你们。”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少校仅仅在晚上12点以后才会会见来访者……

拉弗列茨基对这次会见，特别是对谈话感到满意。他也将自己的拉美奇遇告诉了对方。

1965年，我再次来到古巴短期出差时被告知，格瓦拉已经不在国内。我拜访了他的家庭，向格瓦拉的妻子和孩子们转交了我从莫斯科带来的礼物。对我提出的问题，不善言辞的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回答说：他去国外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年之后我又来到哈瓦那，为苏联新闻社报道国际文化大会。我的朋友拉弗列茨基也是代表团成员，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格瓦拉的书，而格瓦拉本人此前已经在玻利维亚牺牲。那本书是《优秀人物》丛书之一。他还打算

在古巴会见格瓦拉的父亲和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

很快我被调到秘鲁工作。拉弗列茨基将自己写的《切·格瓦拉传》送给我，并附有题词：“敬赠亲爱的尤里·加夫里科夫——助人为乐的格瓦拉分子和游击队员！约瑟夫。”后来在莫斯科见面时他再次表示感谢，说：“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你应该写格瓦拉，哪怕是写关于他的回忆录。”

心有灵犀一点通。似乎是对这个愿望的心理感应，将我带到苏联驻秘鲁利马大使馆。而我在古巴的老朋友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时任古巴驻秘鲁大使）此时也在当地外交使团工作。我们经常回忆岛上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安东尼奥是起义军上尉，格瓦拉的朋友，在格瓦拉手下作战，了解他，经常讲他。大使讲的许多故事一直珍藏在我心底，它也是我写本书的最初动机。

然而此事做得很晚。生活在修正我们的计划和理想。秘鲁之后我到哥伦比亚出差，更深入地接触到了革命理想的继承者（我将在本书介绍这一点）。

命运驱使我完成自己的朋友约瑟夫的叮嘱：莫斯科维切出版社约我写《阿根廷的古巴人——难忘的格瓦拉》一书。

最初的怀疑（关于他已经写得很多）很快消失。需知即使是对于格瓦拉最肤浅的了解，那也是俄罗斯老一辈人的事。从拉弗列茨基那本书出版算起，已经过了35年。

这些年出现了许多先前不知道的事实和材料，其中某些是普通读者无法接触到的。即使这样，最能说服我的还是我个人的“试验”：我经常问我们的大学生：“你知道格瓦拉的什么？”最好的回答是：“他似乎是古巴人，我认为他是一位革命者。”

现在，格瓦拉仍然是国外普通劳动者和民主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对此，2003年秋季我与他的女儿阿列依迪塔在莫斯科谈过。

最近几年，他的形象犹如耶稣“再生”，永垂不朽。他的朋友、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过：“切是永垂不朽的典型，因为他在现实中生活。我们似乎感受到他身体的存在。他本人连同他的理想和行为值得发扬光大。他不仅在拉丁美洲，还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令人敬仰。”

古巴人称格瓦拉为“英雄游击队员”。所有这一切，促使笔者尽量客观地创作这位游击队员的传记。至于这一动机的效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评判。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缘起	9
第二章	同一个“老太太”的儿孙	28
第三章	红霞岛	44
第四章	亲人	83
第五章	理想、原则、观念	110
第六章	我们只能梦见安宁	130
第七章	身着戎装的外交家	158
第八章	瘦马发威	186
第九章	为何枪杀格瓦拉	236
第十章	伊格拉枪声的回音	244
第十一章	“第二祖国”的记忆	257
第十二章	全世界记着他	272
后记		281
附录		289

第一章 缘起

智利—玻利维亚边界。两位中年男子走进边防检查站下属的一间不大的酒吧。年长者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外交官”手提箱。他们要了一些带冰的威士忌默默喝起来。十分钟以后其中一位情不自禁地看看手表。

酒吧里除了这两位顾客以外没有其他客人。

过了不久，一名高个子混血儿走进酒吧，在旁边的桌子坐下。他与那两位顾客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他们微笑着举起自己的酒杯说：“为你们的健康干杯！”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我喝的跟二位先生一样，也是威士忌……”

大安东尼奥·阿格达斯（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小的是他弟弟，护送他来到边界）听混血儿讲了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之后他明白，此人是他们正在等待的古巴人里卡多。混血儿继续讲了一些关于威士忌益处的话之后坐到他们的桌子旁。他抓住合适的时机，小声问部长是否经过了边防检查。“还没有！”混血儿不免有些着急。他说：“我也没有。祝您一路顺风！”然后他提起地板上阿格达斯的“外交官”手提箱，扬长而去……

（几天之后玻利维亚媒体报道说，该国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总统巴里恩托斯最信得过的人之一，叛逃国外。）

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将目光转移到1966年11月的玻利维亚热带丛林。那里正在准备着一个震惊整个大陆，也可能是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那时一位名叫阿道弗·梅纳的人正搭乘飞机，从巴西首都圣保罗来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他的证件上写着，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员，此行任务是搜集有关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信息。“特派员”衣袋里装着一份护照，名叫拉蒙·梅纳·冈萨雷

斯，乌拉圭商人。他看上去五十多岁左右，头发花白，有些秃顶，戴一副厚厚的玳瑁眼镜，穿一套得体的西服，打着领带。1966年11月3日签发的这一证件使持有者有权在玻利维亚全国自由通行。

这位先生与本书的主人公有何相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格瓦拉已经以难以辨认的身份秘密潜入这个崇山峻岭的安第斯山之国。他的外表改变到连他7岁的女儿都认不出来的地步。当他顺路回到哈瓦那与妻子和孩子们告别时，慈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等他离开之后女儿问妈妈：“那个老头儿爱上我了吗？”

格瓦拉或者拉蒙（他现在这样称呼自己）很快来到先前已经搞到的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牧场。他在这儿将组织游击队的战营和根据地——美洲大陆上展开新的游击战争策源地。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篇日记。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直到在伊格拉小镇牺牲之前，他每天都记日记。让我们一起读这篇日记的片段：

“……我们夜间来到牧场，一路上还算顺利。我与也以相应方式改变自己外表的帕春戈一起来到科恰班巴¹，在那儿见到了应该见到的人。然后用了两天时间，分乘两辆吉普车来到这里。

未到达牧场之前，为了不引起附近一位农民的怀疑，我们将汽车停下……这位农民说我们似乎打算在这儿安排可卡因的生产。我开玩笑说，他认为那个不知疲倦的图马尼是我们这一帮人的化学家……我们步行20公里之后来到牧场，已经有三名党的同志在那儿……”²

格瓦拉被害之后这个文件以《玻利维亚日记》的名字载入史册。它的照相副本由阿格达斯部长出于“爱国主义动机”，无偿地交给古巴人（大家还记得智利—玻利维亚边界酒吧的一幕吧？）。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从与北美官员的谈话中，”他志愿回国之后在法庭上说，“我认为美国政府想对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的日记按自己的说法，对原文进行重大修改，目的是为自己对古巴多方面的武装侵略和在国内进行的大量迫害辩护……”他接着说：“我坚信，我的祖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主权，美国特工部门在玻利维亚无所不为。”³

审判阿格达斯的最高军事法庭对此案没有做出任何判决，被告本人也被释放。一年之后，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汽车里向他开枪。他受了伤。出院后他请求

在墨西哥大使馆政治避难。从那儿前往墨西哥，后来在哈瓦那定居。

早些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电视台发表讲话，展示了切日记的照相副本以及玻利维亚当局在切被俘时缴获的文件。他向全世界宣布，玻利维亚军队指挥部想以一百多万美元的价格将日记卖给外国出版社。⁴

古巴领导人证实《玻利维亚日记》并非赝品之后决定将其在古巴大量出版，免费赠送，同时将其副本无偿地赠给外国出版社，供其发表。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一反自己最初的“否认”，被迫承认，哈瓦那确实有埃内斯托·格瓦拉文件的照相副本的真本。

然而，玻利维亚当局及其“鼓舞者”并未就此“打住”。1970年7月，菲德尔少校走得更远。在没有讲述这一切之前，我们先介绍切·格瓦拉的身世，他为什么出现在古巴，为什么为它的自由而战……

1961年，苏联记者代表团拜会了古巴革命政府部长格瓦拉少校，由我陪同。应客人邀请，切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大学年代，回忆了自己的阿根廷故土。随着他的讲述，几乎用不着我来翻译（切来自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巴斯克人И.曼西莉亚翻得很好）。我做了一些笔记，以下是部长的话：

“我父亲，”切回忆说，“是第十一代阿根廷人。顺便提一句，他也叫埃内斯托·格瓦拉，身体里流淌着西班牙和爱尔兰人的血。我的祖母跟随父亲的姓林奇就是证明。她是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解放斗争的爱尔兰人之一，被迫流亡到阿根廷。他们经过长期漂泊，顽强拼搏之后成为非常富有的地主。祖父（我们要在这儿指出，上面提到的祖母是切最爱的一个人。——作者注）学的是‘土地测量员’专业，在阿根廷政府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他们的大儿子埃内斯托不大富裕，半工半读学完了建筑设计师，经常改变职业，打算当企业家，但成效甚微。”

我们的交谈者讲到这儿停顿片刻，拼命吸了一口哈瓦那大雪茄，这个习惯是他在古巴起义战争年代养成的。他脸上出现了沉思的表情。早些时候，我听到他的母亲对自己长子深情的爱，而埃内斯托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因此我本能地感觉到少校下面将要讲谁了……当然是讲她——塞莉亚·德·拉·塞尔娜。切根据北美的习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老妈”。

“她属于古老的阿根廷出身。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27年与我父亲结婚。在我之后还生了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小时候您就叫切吗？”一位客人感兴趣地问。

东道主脸上出现了亲切的，对他而言典型的微笑。

“不，小时候大家叫我‘泰泰’（埃内斯托的小名。——作者注）或者‘强确’（猪崽儿），原因是我经常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到处跑。至于‘切’，那是我们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主人的一个感叹词，其意思随着讲话者的语调而改变。由于我经常用这个词，我的古巴战友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切……”

我感到遗憾，很少谈到自己的讲话者并不想向客人介绍在古巴游击战争期间，这个绰号成了他的作战化名，现在全世界的人在他的名和姓中间加了一个“切”——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还省略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革命的古巴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有它的首任行长“切”的签字。

“与我的父亲不同，”格瓦拉停顿片刻之后继续说，“我的母亲非常关心政治，嗜书如命，我4岁时她就教我读书，不过我也喜欢读书。（他们的邻居胡安·阿吉拉尔看到小埃内斯托手捧哲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读时感到十分惊讶。——作者注）她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由于生病在家里学习了两年，一上学就读四年级……”

他喷了一口雪茄，笑着补充说：“我们一直是‘游击队员’。作为反庇隆分子，她并不惧怕在庇隆将军信徒聚会的广场上讲话，揭露他虚伪的承诺……她继续在片警的地段游行示威，被一位年轻的警察少尉带走。警察安慰她说：‘夫人，我认为您不明白我们的用意，我想救您。要是在那儿，您准会被打死！’说完这些，他就放这位已经不年轻的女人回家……”

“我们的家，”部长回忆说，“对所有有反对派思想的人开放。我父母的朋友中间有来自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侨民，其中包括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他是我们的邻居，前共和党政府副总理。我和我母亲一起用自己的汽车将他的子女们送到科尔多瓦市上中学。父母亲千方百计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救国委员会。胡拉多将军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经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内战时期的变故……”

由于一切都讲得简明扼要，大段“删节”，因此我们要补充一下。格瓦拉家里有一个大图书馆，藏书数千册。有文艺作品（甚至有俄国经典作家的著作），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作，还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著作。著名诗人的作

品占有重要位置——波德莱尔（1821~1867年，法国诗人。——译者注）、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年，西班牙诗人。——译者注）、帕勃洛·涅鲁达（1904~1973年，智利诗人，国务活动家。——译者注）等。埃内斯托不仅喜欢诗歌，还自己写诗。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他在乘“格拉玛”号快艇远征之前作的一首诗。在他的背囊里，除了上面提到的《玻利维亚日记》之外，还发现了他喜爱的诗的一个练习本。

与记者的谈话早就持续到后半夜。他又喝了一杯最浓的古巴咖啡。少校突然中断了谈话，将身子侧在桌子上似乎在寻找什么。他坐在一张长桌子一端，我坐在他右面。那时我首次看见切病得多么严重：为了不使客人难堪，他将身子藏在桌子下面，用呼吸器与哮喘病发作进行斗争。

为了搞清如此严重的病的病因，我们引用他父亲的一段话：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1930年5月2日。寒风呼啸（在南半球，这时已经是秋末了）。我、我的妻子带着小埃内斯托去露天游泳池游泳。我看见泰泰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咳嗽。后来医生确诊他得了哮喘病，以后晚上经常发作。根据医生的劝告，我们搬到科迪勒拉山下的科尔多瓦市。

“尽管身体有病，大儿子仍然喜欢运动，玩橄榄球、足球（不过经常打后卫），喜好马术甚至是滑翔运动。他的主要体育爱好是骑摩托车。他从小就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

“有一次，11岁的埃内斯托跟他8岁的弟弟罗伯托爬上一辆卡车的车厢，跑到离科尔多瓦8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我们的长子骑摩托车美洲大地之行。更有甚者，他竟然以藐视危险的精神，将‘黑色幽默’的信寄回家：‘如果你们再过一个月还得不到我的消息，这就是说我被鳄鱼吃了，或者印第安人将我的头晒干卖给美国游客了。’”

“确实，”唐·埃内斯托继续说，“泰泰经常说，他跟猫一样，有七次生命（民间传说猫有七条命，这里形容生命的顽强，区别于我国“猫有九条命”的说法）。我还记得，1959年元旦前夕，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军队（我儿子也在其中）开进哈瓦那之前，我们出乎意料地收到他的来信。埃内斯托给我们写道：‘亲爱的两位老人！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已经报销了两次生命（这就是说他在战斗中两次负伤。——作者注），还剩五次。我还在继续工作（看来这句话是为了

保密。——作者注)。消息跟从前一样不多。但是,请你们放心,上帝保佑我这个阿根廷人。紧紧拥抱你们大家。’”⁵

对老埃内斯托的讲述,作者还想补充一个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证明小埃内斯托喜欢象棋。1939年,11岁的泰泰贪婪地读报上刊登的关于国际象棋大赛在阿根廷举行的报道。他为古巴人何塞·卡帕布兰卡与米盖尔·纳依多夫和亚历山大·阿列辛的对弈感到痛心(前者与生活在阿根廷的所有犹太人一样,被认为是波兰人,后者是法国人。——作者注)切告诉我,尽管下棋的时间不多,但下棋对他而言是最好的休息。他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如古巴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国际象棋大师B.斯梅斯洛夫、B.斯帕斯基、M.塔利和自己的老乡——M.纳依多夫到访,他总是参加他们的比赛,有时以平局结束,甚至赢了M.塔利一局。看来,输棋对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而言,犹如当头一棒(作者亲临现场),他不时擦眼泪。

据知情人回忆,埃内斯托有着坚毅果断的性格,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不仅做自我批评,而且对自己残酷无情。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容不得小市民的虚伪习气。

有一次,在他还是年轻的大学生时候,他参加了一位富翁大叔在家里举办的晚会。身为政客的大叔夸夸其谈,说什么战胜纳粹主义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功劳。埃内斯托听到这话之后嘿嘿笑着说:“丘吉尔是英国的哈巴狗。他只为皇家和一小撮富翁的利益,保全了帝国。”大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回击,看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说:“你最好还是将裤子穿好!”“裤子就是裤子,”他并不生气地反驳说,“除了这件之外我还有一件,不过更旧一些。”⁶

他最仇恨以任何形式表现的不公正。12岁时,经过父母同意,他为一个农场主摘葡萄。原定工期一个月。由于哮喘病复发,他请求农场主为他支付已经完工的工钱,但后者只给了一半。埃内斯托怒不可遏,请求父亲到种植园“打这个牲口的嘴巴”。⁷

这并不是年轻的埃内斯托唯一一次想从物质上帮助自己和家庭。他喜欢化学,试制了杀虫剂并分装成包,以“飓风”商标命名,卖给商店。后来他承认:“我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不会经商。”⁸

不夸张地说,在切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能力最为发

达。游览秘鲁期间，当地一位种植场主非常慷慨大方地招待他——未来的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埃内斯托准备了过夜的物品。主人由于行为不够检点，对自己的印第安人仆人不够尊重。年轻的阿根廷人感谢主人的款待之后果断地拒绝在主人家中过夜，说：“我最好到印第安人窝棚里去过夜。”⁹

特别是当格瓦拉穿上医生的白大褂之后这一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路过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时，应熟人邀请为一位身患哮喘病的老太婆看病。以下是他看病之后写的日记：

“对未来每一天都是最高理想的人而言，在他们生存的最后几分钟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悲剧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接着写道，“饱受贫困的人没有父亲或者母亲，有的只是对再也不能养活自己的人难以掩饰的对立情绪……当局应该……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建立更好的社会条件上。”¹⁰

格瓦拉的某些传记作者认为，他之所以决定到大学医疗系学习，那是因为他亲爱的祖母安娜逝世。确实是这样，每当埃内斯托回忆起她就要与世长辞，而自己竟然无能为力时这种感情特别明显。

最终他决定当医生，而不是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当工程师，首先是由于以上所说的他的品质决定的。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深深激起了他对医生活动的感情。他不仅要医治病人，还要医治大家生活的社会。格瓦拉选择了麻风病专业也说明他为什么关注医学的社会意义。麻风病是穷人的病。

因此人们不禁会问：年轻的格瓦拉与政治的“联系”到底有多紧？他的父亲在回忆录里对此讲得很详细：

“庇隆统治时期，阿根廷存在着许多反对专制的地下战斗组织。我在一段时间里也参加过。我们当着泰泰的面，在自己家里制造炸弹，在游行示威时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袭击。有一次儿子说：‘爸爸，让我帮助您吧，否则我就自己单独干’……那些年泰泰是民主分子，反法西斯分子，但与当时的某些政治大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考虑到他有病，我不想让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¹¹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对后来格瓦拉人生主要目的的形成——为劳动人民和穷人服务产生了影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关心的事和劳动条件，而徒步旅行是最好的方法。这样的活动组织得越好，对磨炼意志，锻炼身体，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的作用就越大。他的第

一个计划是随身携带0.5公升的水，一个人骑摩托自行车穿过大盐沼盐碱滩平原。

在第一站，一堆仙人掌旁边，埃内斯托在日记中写道：

“大家都认为，我的想法无法实现。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美好的爱尔兰和西班牙血液。里面始终保持着半公升到1公升水。该继续前进了。”¹²

我们对这个年轻小伙子非同寻常的举动再次感到惊讶。尽管他身患顽疾，但仍然跟大家一样，而且做到了常人也许难以做到的事。顺便说一句，他并不崇尚暴力。与流行的说法相反，他一向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所有冲突。他的朋友阿尔维托回忆说，他与埃内斯托来到一个城市时参加一个舞会，埃内斯托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混血女郎。当他们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时，舞伴的丈夫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向切扑来。切巧妙地夺过瓶子，和解地说：“请原谅，老爷子，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在休息地与阿尔维托谈到此事时，埃内斯托建议他们相互保证“在人民狂欢时再也不跟女人眉来眼去”。¹³

他有着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当他看到自己的摩托自行车散发出香气，知道广告的分量时花光自己最后的钱，在杂志上登了一封给米克朗公司的公开信：

“先生们，我请你们检查你们商标的摩托自行车。我骑着它游历了阿根廷12个省，行程4,000公里。摩托自行车在整个行程中性能良好，没有发现任何故障。我希望在这样的状态中再次得到它。”¹⁴米克朗公司给了埃内斯托一辆崭新的摩托自行车，还给了他部分路费。

由于埃内斯托活泼好动，精力旺盛，远非每个同龄人都能与他找到共同语言。也许只有麻风病医院的医生、年长切6岁的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做到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听听格拉纳多斯是怎样回忆自己的忘年交的：

“我同切是在1941年认识的，当时他13岁。我的弟弟托马斯跟他在中学的同一班上学。喜欢读书和大自然让我们做了朋友。我成为格瓦拉家里的常客。他家里有一个好图书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切迅速掌握了生活的深奥道理。学会很快地点燃篝火，用树枝搭窝棚……当然，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我们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将少年鲁滨逊的经验用在游击斗争上。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仁人志士在19世纪初期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人的游击行动。我们也了解墨西哥革命期间，农民英雄打过游击战，桑迪诺进行过反对美